

艺术赋研究：文献回顾与理论探索

Research on Artistic Rhapsodie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张敏敏，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艺术与文学关系密切，其中赋体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与艺术的本质具有天然契合性，体现了艺术与赋的内在关联。艺术赋可分为乐舞赋、书画赋和伎艺赋三类，其起源大致可追溯至先秦至两汉时期，在魏晋南北朝达到繁盛，并于唐代达到鼎盛，唐以后逐渐式微。关于艺术赋的研究，古代学者已具备自觉探究意识，现当代则出现大量学术论著，其研究视域主要包括：针对艺术赋创作的专题研究、各门类艺术赋的历时性断代研究以及某一门类艺术赋的概论性研究。未来艺术赋研究的前景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一是文献整理与理论体系建设；二是各研究领域的协调发展；三是艺术赋与其他文体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literature is inherently close, with fu—a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form—sharing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with artistic expression, reflecting a natural affinity between art and fu. Artistic fu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musical-dance fu, calligraphy-painting fu, and performance-art fu. Its origi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e-Qin and Han periods, flourished during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Tang Dynasty, after which it gradually declined. In terms of scholarship, early scholars already demonstrated a conscious awareness of studying artistic fu, while contemporary research has produced a large body of literature. The main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clude: specialized studies on artistic fu compositions, diachronic studi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general surveys of specific fu categories.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may be explored from three directions: the collation of litera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research domain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between artistic fu and other literary forms.

关键词：艺术赋；历史进程；文献综述；理论价值；研究前景

Keywords: Artistic fu;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research prospects

一、引言

艺术与文学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文学作为语言文字的艺术载体，其本质在于通过文字形式传达思想和情感；艺术则是一种文化行为，其核心在于通过各种媒介为人们提供审美愉悦，其文化形式表现为美。文学的本质与艺术相通，均旨在为人带来美的享受。赋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基本特质可概括为“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既感发于外物，又抒发内心情感，体现了文学与艺术在表达方式上的天然契合。

艺术是一个广义概念，涵盖人类创造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建筑、文学、工艺等多种活动或现象，其共同特征在于能够唤起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严格意义上，“艺术赋”概念最早由余江教授在其著作《汉唐艺术赋研究》中提出。余江指出，艺术赋作为赋体文学中的重要创作领域，具有显著的学术研究价值，并将其分为乐舞类、书画类、杂技类三大门类，系统梳理了汉唐时期艺术赋的起源与发展演变脉络，呈现出条理清晰、兼具点面结合的研究视角。随后，许结教授在《论艺术赋的创作及其美学特征》中进一步拓展了艺术赋研究，将其细分为建筑、乐舞、书画、伎艺四大类，并提炼了艺术赋的美学特征。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将艺术赋门类划分为乐舞赋、书画赋和伎艺赋三大类，既符合学术研究传统，也有助于后续研究的系统性与针对性。

二、艺术赋的发展历程概说

艺术赋的产生与发展与文学和艺术之间的天然联系密不可分。由于文学与艺术具有高度契合的审美本质，艺术内容进入赋体创作领域并通过赋家之手呈现于笔墨之间，这一过程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文化必然性。因此，艺术赋的出现既是文学创作与艺术实践交汇的产物，也是古代文化活动中审美经验的具体体现。那么，艺术赋究竟何时产生，其发展历程又呈现出怎样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下文将从乐舞赋、书画赋以及伎艺赋三个方面，通过梳理各门类的大致发展脉络，对艺术赋的整体概况进行深入探讨。

（一）乐舞赋

乐舞赋的产生与古代音乐的发展密切相关，其诞生和成熟均伴随音乐在历史上逐步繁盛的过程。根据余江教授的系统研究，历史上首篇音乐赋为《七发》，这一观点获得了学术界广泛认可。《七发》由汉初文学家枚乘创作，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在文学史与赋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文中对音乐的描写尤为精彩，开创了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和表现程序，其音乐思想与艺术构思为后世赋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因此在艺术赋的历史发展中，《七发》占据核心地位。汉代是乐舞赋的形成期，代表作除《七发》外，还包括王褒的《洞箫赋》、马融的《长笛赋》、蔡邕的《琴赋》等，这些作品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汉代音乐与文学的融合与互动。傅毅的《舞赋》则在乐舞赋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以描写丰富多彩的舞姿和场景为主线，生动记录了汉代盛行的“般鼓舞”，又称“盘鼓舞”。赋中首先描绘华屋绣帐的装饰之奢华、金爵玉觞的宴饮之盛及宾主沉迷于宴乐之态，继而续写郑女舞姿翩跹、服饰艳丽、红颜光彩、眉目传情，歌舞交融，情景并茂。傅毅的《舞赋》不仅在艺术表现上精妙绝伦，也为现代研究者记录了两千多年前的民族歌舞形式，成为研究汉代歌舞艺术的重要历史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舞赋进入进一步发展阶段。此时期音乐种类繁多，“清商乐”融合多种曲调，北方统称“鼓角横吹曲”。统治者对乐舞高度重视，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音乐事务，这种制度性推动直接促进了音乐文学的发展。粗略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赋约四十余篇，主要以乐器为题材，几乎涵盖当时所有常见乐器。赋中表达的音乐思想多受儒家乐教思想影响，也受部分玄学观念熏陶，崇尚自然、追求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总体而言，此时期乐舞赋在艺术表现上更为自觉，审美价值明显提高，代表作品包括嵇康的《琴赋》、成公绥的《啸赋》、潘岳的《笙赋》、陆机的《鼓吹赋》及江淹的《横吹赋》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音乐技艺，也体现作者的思想修养与美学追求。

隋唐时期是乐舞赋的新变期。隋唐音乐高度发达，吸引大量文学家积极参与音乐实践与创作活

动,乐舞赋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并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形成新的表现风格与创作模式。除乐器赋外,乐曲、乐事、乐论等内容也成为乐舞赋的重要题材。唐代乐舞赋的音乐思想以儒家音乐理念为主,旨在歌颂唐之德威,同时体现政治性的劝导和教化功能。此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乐德教胄子赋》、《大音希声赋》、《观乐器赋》、《洞庭张乐赋》、《君臣相遇乐赋》、《宣尼宅闻金石丝竹之声赋》、《钧天乐赋》、《吴公子听乐赋》、《霓裳羽衣曲赋》及《开元字舞赋》等。宋元时期,乐舞赋数量有限,其审美理念与音乐思想多延续唐代成果。明清时期,乐舞赋创作规模增大,赋家众多,但多沿袭前代题材或传统音乐思想,创新性相对有限,其中仍有表现文人雅致与高尚情趣的作品,如明代周履靖的《紫箫赋》,体现文人的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

(二) 书画赋

书画赋的产生明显晚于乐舞赋,其发展过程体现了文学对视觉艺术的吸收与再创造。东汉时期,书法赋尚处萌芽阶段,目前所见最早书法赋为蔡邕的《笔赋》。蔡邕博学多才,通经史、善辞赋,又精于书法,尤擅隶书,被评价为“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笔赋》作为最早的咏笔赋,不仅礼赞了毛笔这一书法工具,同时体现了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是书法进入文学辞赋创作领域的标志性作品。在书法艺术正式进入赋体创作之前,与书法密切相关的创作工具——毛笔,便已成为“咏物赋”的重要题材之一。在《笔赋》中,可以窥见蔡邕书法理论的若干核心观点,如笔锋运用、墨色浓淡、书写节奏,以及笔墨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为后世书法赋的创作提供了实践与审美参考,也奠定了书法赋理论的初步框架。

绘画赋的产生稍晚于书法赋,其萌芽阶段可见于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该作品对鲁灵光殿的壁画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写,描绘内容涵盖天地、神话、现实、人间景象,无所不包,显示了绘画赋在视觉记录与审美再现方面的潜力与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赋进入成熟阶段。书法赋代表作包括杨泉的《草书赋》、托名王羲之的《用笔赋》以及王僧虔的《书赋》,其中杨泉(字德渊,别名杨子,西晋梁国人)在《草书赋》中以生动的笔触描绘草书的魅力,不仅展现草书独特的线条特征,也体现了草书行云流水般的艺术美感。绘画赋代表作以傅咸的《画像赋》为典型,他描写卞和被砍去双脚、泣血的场景,进而引出“人臣虽受伤害,仍有丹心”的主题思想,承续了秦汉以来“鉴诫”绘画理念,充分体现书画赋在艺术表现、道德教育及文化传承上的多重功能。

唐代是书画赋的繁盛阶段,书法赋在唐代达到艺术高峰并趋于成熟,绘画赋亦获得大规模发展,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荆浩的《画山水赋》为典型代表,作品详细介绍山水画的表現技法,如“丈山尺树,寸马豆人,远山无皱,远水无痕,远树无叶,远林无枝,远人无目,远阁无基”,虽有固定格式,但创作不可拘泥于规范,体现“不尽之法,学者宜熟味之”的审美理念,为理解古代山水画的表現技巧及表意功能提供了重要参考。唐代之后,书法赋在典籍中数量稀少,其消退原因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而绘画赋创作仍持续至清代,代表作包括王振声的《文与可画竹赋》、费兰墀的《职贡图赋》、龚宝莲的《曹将军画马赋》及彭元瑞的《误笔成蝇赋》。这些作品体现了书画赋在历史上的持续创作传统、艺术价值及学术研究意义,同时展现了赋体文学在视觉艺术再现、文化传承和审美教育方面的持久功能。

(三) 伎艺赋

伎艺赋的内涵博杂,赋的博物知类的特征,应该是伎艺赋兴起的基础。伎艺赋的类别大概包括游戏类(垂钓、竞渡、博弈、棋艺)、技艺类(民间建筑技术等)、伎艺类(含有表演成分的技能,如杂技、体育竞技等)。杂技又包括车技、口技、马技、驯象、舞狮、魔术等等。

伎艺赋的起源大概始于汉代,源于汉赋中的百戏表演,现存较早的是李尤《平乐观赋》对朝会所演百戏的情节描写,大概是杂技赋的源头。汉代也出现了建筑赋的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期伎艺赋进一步形成和发展,伎艺赋种类进一步细化,有《弹棋赋》、《投壶赋》、《钓赋》、《象戏赋》等游戏赋,还有描写制扇工艺的《羽扇赋》,具有表演性质的《斗鸡赋》等等,精彩纷呈。《围棋赋》是萧衍的作品。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郡武进人(今江苏省丹阳市)。梁朝的建立者(502

年—549年在位)。《围棋赋》是梁武帝根据围棋的规则编写的,对于下法与思路进行自己的推演计算,看似是对围棋的手法进行分析,实则把自己平生的战役,胜负的看法,以及对兵法的认知都融于这首作品当中。

唐代的伎艺赋更趋成熟。梁涉的《长竿赋》、薛胜的《拔河赋》、李濯的《内人马技赋》、金厚载的《都卢寻橦赋》等是杂技赋的典范之作,标志着杂技赋在唐代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唐后的伎艺赋也有一定的规模,其中有模仿前代优秀作品所作的拟作,有介绍描写前人未写过的伎艺的赋作,如《握槊》。唐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嫌薛不聪慧,数月不与同席。唐太宗乃召高祖诸婿与薛握槊,故意皆负,因以佩刀赐之。公主喜与薛归去,此事见《新唐书·高祖十九女传》。后用为竞技获胜之典,《握槊》从握槊的规则、对局胜负之态写出这一游戏的迷人之处。

三、艺术赋多维度研究述略

赋是古代文学之重要一体,辞赋创作蔚为大观。艺术赋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题材包涵音乐、舞蹈、书法、绘画、伎艺(游戏、游艺、伎艺、技艺)等多个艺术领域。对艺术赋的研究,是随着作品的创作积累不自觉地开启的。

汉魏六朝时期一些文学家往往在赋序中谈及写作的起因兼及对赋作的评价,奠定了艺术赋研究和评价的基础。如嵇康的《琴赋》序就总结了前代音乐赋的体制特征,客观上起到了评价前代赋作的作用。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其中收录“音乐”类赋作;刘勰《文心雕龙》开始了对音乐赋作品的评论,是赋论的开拓者;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都收录了部分艺术赋作;李善《文选注》、祝尧《古赋辨体》都涉及对音乐赋的评价和注解;李昉等人编的《文苑英华》收“宫室类”、“苑囿类”、“乐”、“杂技类”、“博弈”、“工艺类”赋作;陈元龙编《历代赋汇》与艺术有关的分类有“音乐”、“书画”、“巧艺”类等;张溥《汉末六朝百三家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六朝文》也收录了大量艺术赋,为艺术赋的整理和研究文献支撑。

至于艺术赋的研究著作,万光治《汉赋通论》从多方面对音乐赋作了敏锐论述,龚克昌等的《全汉赋评注》对音乐赋的作者、翻译、用典、音乐知识都作了较为深入的评注,余江《汉唐艺术赋研究》则对艺术赋的发展脉络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把握和总结。曹明纲《赋学概论》中提到了音乐赋类作品在积累文化科技成果方面的作用。另外,一些艺术类的著作也涉及到对艺术赋的探讨,如李美燕《琴道与美学——琴道之思想基础与美学价值研究(自先秦两汉迄魏晋南北朝)》,可见艺术赋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美学理念、历史文献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关艺术赋的专题论文,其研究问题主要可分为如下三部分。

(一) 艺术赋作专题研究

在艺术赋研究史上,大量学术论文针对某一篇赋作或某一赋家展开了讨论,从中窥探作品的主题意蕴或艺术思想。音乐赋研究成果颇多,如余江《〈七发〉——音乐赋的滥觞》(《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开创性地提出了《七发》是音乐赋的滥觞,其创作程序和创作理念奠定了后世音乐赋的基础,余江《自然至响 千秋绝调——嵇康《琴赋》论》(《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阐述了《琴赋》在赋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魏晋时代背景对于《琴赋》的重要影响。许志刚,杨允的《〈洞箫赋〉与〈长笛赋〉文艺思想研究》(《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则探讨了王褒、马融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刘志伟《〈文选〉音乐赋创作程序与美学意蕴发微》(《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邸宏香《略论〈文选〉中的汉代音乐赋》(《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两篇论文以《文选》所选音乐赋为研究对象进行音乐赋研究,余江《妙音极乐,自然至和——成公绥〈啸赋〉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提出成公绥的《啸赋》是第一篇和唯一的专门描写“啸”这一特殊的音乐技艺的赋作,是作者玄庄道家思想、中和为美的音乐观的表现。对于舞蹈赋的研究,以《舞赋》为最,如江柳《〈文选〉所录〈舞赋〉系宋玉所作考论》(《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范春义《〈

舞赋》为傅毅所作申证》(《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长北《我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舞赋〉》(《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张铁慧《傅毅〈舞赋〉蕴含的汉代文化气息》、刘刚《宋玉、傅毅同名〈舞赋〉舞蹈描写的图像研究》(《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朱国伟《唐乔潭〈裴将军剑舞赋〉本事考辨》(《江海学刊》2012年第1期)、彭春艳《张衡〈舞赋〉研究》(《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2期)。

书画赋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少。主要有龚克昌《读晏殊〈飞白书赋〉——兼论飞白书法》(《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余江《王羲之与〈用笔赋〉》(《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王中焰《论飞白书》(《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等等。其中,龚克昌先生的《读晏殊〈飞白书赋〉——兼论飞白书法》分析出《飞白书赋》描写了飞白书体产生和发展变化以及兴盛成熟的全过程,强调了《飞白书赋》在书法史上产生的重要作用。

至于伎艺赋的研究论文更是寥寥,唯余江《薛胜〈拔河赋〉赏析》(《名作欣赏》2002年第3期)、何云波《围棋赋与中国古代棋论话语》(《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马睿《论马融辞赋创作的成就——以〈长笛赋〉〈围棋赋〉为中心》(《语文教学通讯》2018年第10期)几篇而已。其中,余江《薛胜〈拔河赋〉赏析》对唐代“拔河”游戏的盛行作了分析,重点赏析了《拔河赋》的精妙之处,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杂技赋”以灵活的形式、新奇的内容给赋坛带来的清新空气。

(二) 针对艺术赋门类的历时性断代研究

对于乐舞赋的断代研究如张伯伟《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贺威丽《南朝音乐诗赋的兴起与文学史意义》(《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袁虹硕士学位论文《唐代音乐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孙鹏《汉魏六朝音乐赋命名、分类及范畴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张巍《汉魏六朝音乐赋中的审美思想》(《船山学刊》2007年第2期)、陈功文《论汉晋音乐赋的社会功用》(《许昌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陈功文《论汉晋音乐赋对楚辞的继承及衍变》(《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孙鹏《论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新变》(《辽东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王健红《魏晋南北朝传统乐器赋研究》(《贵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高长山《音乐的文学表述:从楚辞到汉赋的递变》(《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

书画赋的断代研究如龚克昌《论两汉辞赋与书法》(《文史哲》2002年第5期)、许结《漫话北宋文人题画赋》(《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侯立兵《汉魏六朝书法赋的留存与文化内蕴》(《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4期)、侯立兵《论汉魏六朝书法赋的文化内涵》(《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邓苑超硕士学位论文《唐代书画赋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7年)、许结《论题画赋的呈像与体义》(《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等。

伎艺赋的断代研究如黄水云《论历代博弈赋及其时代内蕴》(《东方丛刊》2009年第1期)、章琦《论汉魏六朝围棋赋》(《体育文化导刊》2009年第1期),《论历代博弈赋及其时代内蕴》系统论述了历代博戏和棋戏的发展历程以及游戏分类,深析其蕴含的时代内涵。

(三) 某一艺术赋门类的研究概论

音乐赋研究概论如孙鹏《汉魏六朝音乐赋整理研究史述略》(《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王士松《两汉音乐赋研究综述》(《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整理了汉魏六朝、两汉、两晋时期的音乐赋、舞蹈赋的研究概况,总结了音乐赋源流研究、体制特征研究以及考证研究的重要结论。于浴贤《六朝乐舞赋评述》(《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阐释了六朝乐舞赋繁荣的时代背景,并以《琴赋》、《笙赋》、《箏赋》为代表分析六朝乐舞赋对《洞箫赋》在结构形式、表现内容上的继承和发展。

相比较卷帙浩繁的乐舞赋研究,书画赋的研究成果较少。邓苑超硕士学位论文《唐代书画赋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7年)在引言中论述了书画赋研究综述,当前研究问题集中在对《述书赋》

专书的研究、对绘画赋的源头、发展和繁荣过程的研究、对书画赋文化内涵的研究三大领域。

关于伎艺赋的研究,余江《杂技赋溯源》一文探讨了杂技的艺术特点和杂技赋产生的社会背景,追溯杂技赋的源头及产生过程。

四、艺术赋研究的前景展望

艺术赋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挖掘了艺术赋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但是在文献的整理方面、文本的深度研究方面等,依然有可供研究者驰骋的空间,据此揣度艺术赋研究的前景,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一) 艺术赋文献的整理与理论建设

当前,对艺术赋文献尚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整理。余江先生的《汉唐艺术赋研究》虽然分门别类、比较详尽地整理了由汉代至唐代艺术赋的创作情况,但是对于唐代以后的艺术赋并没有涉及,历代艺术赋的发展脉络并没有进行系统地梳理。2017年,踪凡、郭英德主编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出版,是赋学界的一大盛事,《辑刊》收录了历代赋学文献214种,为研究者节省了奔波搜检之功,对于艺术赋的整理和搜集来说,《辑刊》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理论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从基础理论的研究来看,章太炎曾经说过“小学亡而赋不作”,即小学研究是治赋者的立身之本,唯有精通小学,才能深入开展赋学研究。所以,对于艺术赋的研究,研究者也应该谙熟音韵、训诂、文字之学,在此基础上展开系统化的理论建设,加深艺术赋研究的深度

(二) 艺术赋内部研究平衡发展

目前来看,艺术赋内部研究不平衡,主要是研究门类的失衡和研究时段的失衡。在研究门类方面,乐舞赋研究较为深入,相关的著作及专题论文很多,而书画赋研究则相对薄弱,伎艺赋很少有学者涉及,对伎艺赋的发展脉络还缺少渊源性的论述。从历时性研究来看,两汉、魏晋六朝时期以及唐代是研究的重镇,而对于唐代以后的艺术赋,几乎很少有论著进行专门阐述。由此可见,艺术赋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深入空间,对于书法赋、绘画赋、游戏赋、杂技赋、技艺赋等等,以及唐后的艺术赋写作面貌,应该予以重视并进行探讨。

(三) 艺术赋与其它文体的交叉研究

对于艺术赋的研究,应该考虑到外部环境以及社会制度对其产生的影响。另外,在古代其它文体的创作中,也不乏对于艺术的描写,诗、词、乐府等文体与艺术的关系非常密切,描写乐舞游戏、涉及艺术的其他古代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其与艺术赋的表现方法以及作品内涵有何异同,是否互相产生影响,其内蕴的文化特质差异是否与文体运用相关,都是可以深入开掘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 邓苑超(2017)。唐代书画赋研究(博士论文,江西师范大学)。
- 贺春(2016)。唐舞赋研究(博士论文,福建师范大学)。
- 贺威丽(2016)。南朝音乐诗赋的兴起与文学史意义。文艺评论(02), 45-53。
- 侯立兵(2009)。汉魏六朝书法赋的留存与文化内涵。社会科学评论(04), 67-75。
- 高跃(2017)。魏晋音乐文学研究(博士论文,贵州大学)。
- 宋豪飞(2006)。汉魏六朝音乐赋研究(博士论文,暨南大学)。
- 许结(2005)。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华书局。

余江（2001）。《七发》——音乐赋的滥觞。青海社会科学(03)，12-20。

余江（2004）。杂技赋溯源。青海社会科学(02)，34-42。

余江（2005a）。汉唐艺术赋研究。学苑出版社。

余江（2005b）。妙音极乐 自然至和——成公绥《啸赋》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22-30。

袁虹（2008）。唐代音乐赋研究（博士论文，广西师范大学）。

于浴贤（2000）。六朝乐舞赋评述。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55-63。

作者介绍

张敏敏，硕士，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教育、职业教育等。